

北京人艺经典文库



经典
剧目

《日出》的舞台艺术

Arts of Stories in Sunrise

主编 刘章春

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

J824
20122

阅 览



北京人艺经典文库

经典
剧目

《日出》的舞台艺术

Arts of Stories in sunrise

中国戏剧出版社 CHINA THEATRE PRESS



主 编 刘章春

副 主 编 李鸣春 刘 琳

编 辑 陈 利 冯丽萍 苏 欣

美术编辑 孙 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日出》的舞台艺术 / 刘章春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1.6

(北京人艺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104-03484-1

I. ①日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话剧—戏剧评论—中国—现代—文集 IV. ①J82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98806号

《日出》的舞台艺术

策 划: 李鸣春

责任编辑: 王媛媛

书籍设计: 陈 璐 孙 明

责任校对: 李星彤

责任印刷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樊国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X1092mm 1/16

印 张: 27

字 数: 428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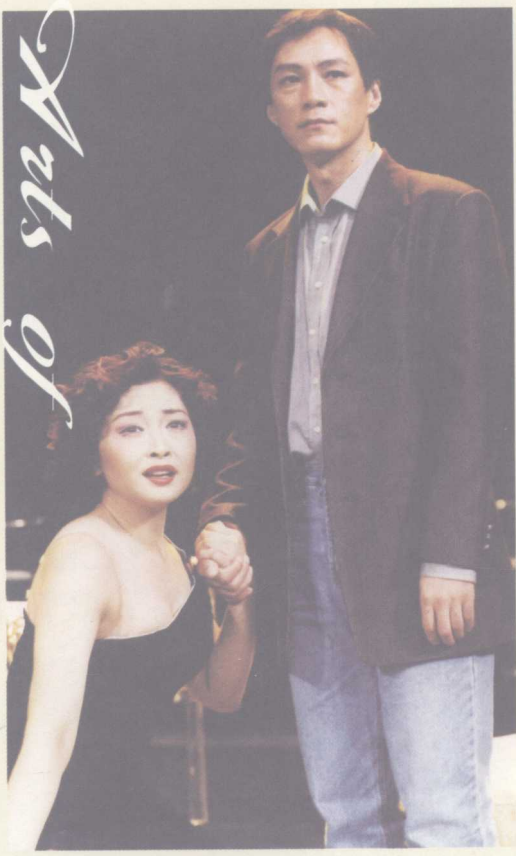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1年6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484-1

定 价: 4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*Acts of
Stories in
sunrise*







*Acts of
Stories in
sunrise*



一、编剧感言

《日出》跋

曹 禺.....002

自己费力找到真理

曹 禺.....024

——1981年2月17日在北京人艺《日出》
剧组的谈话

二、导演阐述

剧本分析

欧阳山尊.....040

《日出》导演构思断想

刁光覃.....094

既要保持人艺风格又绝对不能克隆

任 鸣.....102

尽最大努力继承 用最大勇气创新

任 鸣.....106

——《日出》导演自述

三、创作感悟

对陈白露的一些回忆

严敏求.....116

我就是陈白露

陈 好.....122

——浅谈在《日出》中的创作

《日出》演出有感

陈宣宇.....130

我演方达生的困惑

谷智鑫.....136

《日出》回眸

顾 威.....142

向经典致敬

王 刚.....146

在生活中我排斥“石清” 在舞台上我走近“石清” 刘 辉.....152

一只开了屏的孔雀

——《日出》中的胡四

翠喜：有一颗金子般的心

前无古人 后“无”来者

回到经典

人物、思想、照明

——谈《日出》舞台设计和灯光的处理

舞台音响效果的艺术创造

董行佶.....160

叶 子.....164

梁丹妮.....172

丛 林.....182

韩晓风 赵崇林.....188

冯 钦.....194

四、名家点评

旧的终于死去 新的必然来临

——看《日出》的重排演出

严敏求在话剧《日出》中

难能可贵的有心人

——记修宗迪扮演李石清

日出，日落，生活的轮回

——浅议新排话剧《日出》

学习经典 记取教训

——在纪念曹禺先生诞辰百年之际
看《日出》

林涵表.....202

越 子.....206

凡 夫.....212

文 刀.....216

钟艺兵.....220

经典重排与艺术守望

——北京人艺2010版《日出》管见

别一种滋味看《日出》

回归与还原

——看北京人艺2010年版《日出》

挖掘经典的魅力

经典的魅力 精彩的演出

生生不息

——从新排《日出》的成功上演看曹禺
经典剧作的恒久魅力

“深下去，再刻几下”

——以北京人艺《日出》中“四代”
李石清为例，谈戏剧场面的开掘
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

邹红.....226

解玺璋.....236

刘彦君.....240

宋宝珍.....246

刘平.....254

何西来.....260

陈小玲.....268

五、历史回眸.....281

六、演出本.....291

rise

编 剧 感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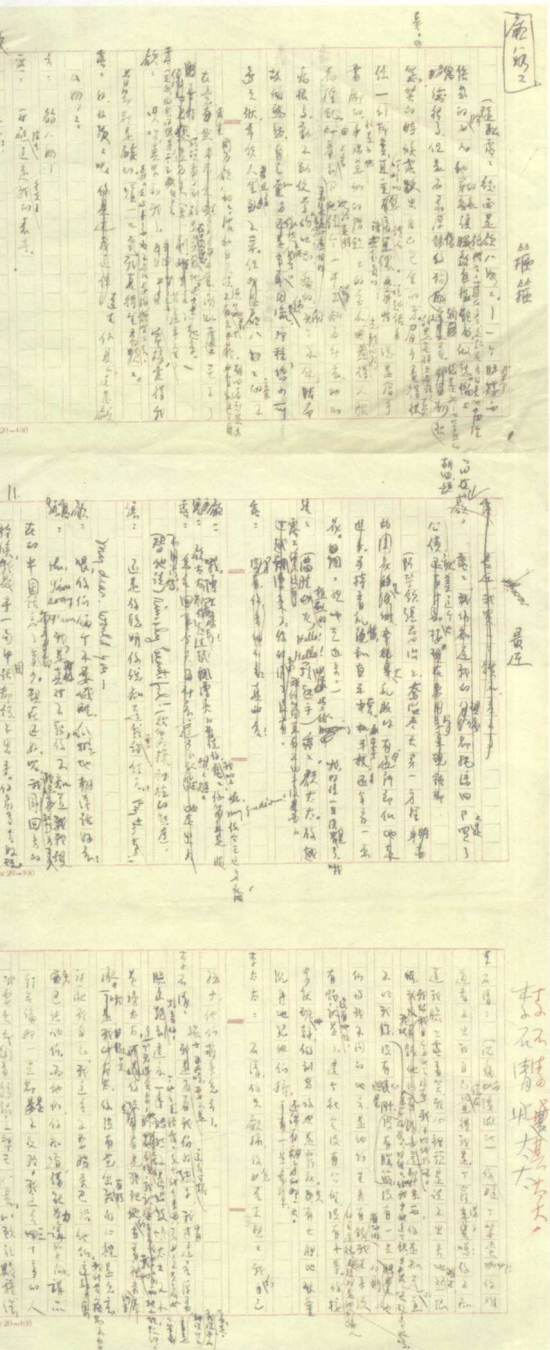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起《日出》，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。如若中间有一点儿我们所谓的“结构”，那“结构”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，即第一段引文内“人之道，损不足以奉有余”。

《日出》跋

曹 禺

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轻，我有着一般年轻人按捺不住的习性，问题临在头上，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，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。流着汗，急躁地捶击着自己，如同肚内错投了一副致命的药剂。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里流荡着，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，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；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，死命地突击着我，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，增强我的不平之感，有如一个热病患者，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边催促我，折磨我，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。我羡慕那些有一双透明的慧眼的人，静静地沉思体会这包罗万象的人生，参悟出来个中的道理，我也爱那朴野的耕田大汉，睁大一对孩子似的无邪的眼，健旺得如一条母牛，不深虑地过着纯朴真挚的日子。两种可钦羡的人我都学不成，而自己又不甘于模棱地活下去，于是便如痴如醉地陷在煎灼的火坑里。这种苦闷日深一日，挣扎中，一间屋子锁住了我，偶有所得，就狂喜一阵，以为已经搜寻出一条大道，而过了一刻，静下心，察觉偌大一个问题不是这样避重就轻地凭





空解决得了，又不知不觉纠缠在失望的铁网中，解不开，丢不下的。

其实我也想料到如《日出》这样浅薄草率的作品不会激起人间的波澜。我想过它将如水草下的鸟影，飘然掠过，在永久的寂寞里消失这短短的生存。然而情感的激动，终究按捺不住了。怀着一腔愤懑，我还是把它写出来，结果里面当然充满了各种荒疏、漏失和不成熟。发表之后，以为大错已经铸成，便想任它消逝，日后再兢兢业业地写一篇比较看得过去的东西，弥补这次冒失、草率的罪愆。最近，知道了远道的一些前辈忽而对这本窳陋的作品留心起来，而且《大公报》《文艺》副刊为了这作品特辟专栏，加以集体的批评，于是我更加慌张，深深地自怨为什么当时不多费些时日把《日出》多琢磨一下，使它成为比较丰腴精练的作品呢？如今，只好领下应受的指责了。然而也好，心里倒是欣欣然的，因为，能得到前辈做先生，指点着，评鹭着，不也是一桩可以庆幸的事么？所以这篇文章谈不到什么“答辩”，我愿虚心地领受着关心我的前辈给我的教益。在这里我只是申述我写《日出》的情感上的造因和安排材料方法以及写《日出》时所遇到的事实上的困难。

原谅我一再地提起自己，只有这样我才能理出来乱麻一般的回忆。我说过我不能忍耐，最近我更烦躁不安，积郁时而激动起来，使我不能自制地做了多少只图一时快意的幼稚的事

情。读了几年书，在人与人之间我又捱过了几年，实在，我也应该学些忍耐与夫长者们所标榜的中庸之道了。但奇怪，我更执拗地恨恶起来，我总是悻悻地念着我这样情意殷殷、妇人般地爱恋着热望着人们，而所得的是无尽的残酷的失望，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，利刃似的刺了我的心，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。有时我也想，为哪一个呢？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？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的在一间笼子大的屋子里踱过来，拖过去，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，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、窗外昏黑的天空、四周漆黑的世界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，没有一丝动静。我捺不住了，在情绪的爆发当中，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，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、瓷观音，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。我绝望地嘶哑着，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，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，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，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，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，湿漉漉的、粘腻腻的是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，我划起洋火，我惊愕地看见了血。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，血，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。

这样我挨过许多煎熬的夜晚，于是我读《老子》，读佛，读《圣经》，我读多少那被认为洪水猛兽的书籍。我流着眼泪，赞美着这些伟大的孤独的心灵。他们怀着悲哀驮负人间的酸辛，为这些不肖的子孙开辟大路。但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“人”的这一类的动物。他们偏若充耳无闻，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的凄厉的唤声。他们闭着



眼，情愿做地穴里的鼯鼠，避开阳光，鸵鸟似的把头插在愚蠢里。我忍耐不了，我渴望着一线阳光。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，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，把这群蟠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，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。我还是年轻，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，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，顾虑得万分周全。冲到我的口上，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《书经》的时代，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：“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”（见《尚书·汤誓》）！萦绕于心的，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。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公平，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，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。诚如《旧约》那热情的耶利米所呼号的，“我观看地，地是空虚昏沌；我观看天，天也无光”。我感觉到大地震来临前那种“烦躁不安”，我眼看着要地崩山惊，“肥田变为荒地，城邑要被拆毁”，在这种心情下，“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”。我要写一点儿东西，宣泄这一腔愤懑，我要喊“你们的末日到了”！对这帮荒淫无耻、丢弃了太阳的人们。

“然而就这样慌慌张张地开始你的工作么？”我的心在逼问着我。我知道这是笑话，单单在台上举手顿足地嘶喊了一顿是疯狂，我求的是一点儿希望，一线光明。人毕竟是要活着的，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。腐肉挖去，新的细胞会生起来。我们要有新的血，新的生命。刚刚冬天过去了，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，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起来！我们要的是太阳，是春日，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，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。于是我决定写《日出》。

《日出》写成了，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全面。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，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景后，没有显明地走到面前。我写出了希望，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；我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，但也只是暗示着。脱了稿，我独自冷静地读了几遍，我的心又追问着我：“哪里是太阳呢？”我的脸热辣辣的，我觉出它在嘲笑我，并且责难我说谎话，用动听的名词来欺骗人，但是我怎样辩白我自己呢？这是

一顿不由分解、按下就打的闷棍。我心里有苦，口里不能喊冤。我明白我说的是什么，我相信我说的未来，我也想到应该正面迎去，另写一幕摆开我的主角，那些确实有了太阳的人们。然而我不禁念起《雷雨》，这么一个微弱的生命，这几年所遭受种种的苛待，它为人无理地胡乱涂改着，监视着，最近某一些地方又忽然禁演起来……这样一个“无辜”的剧本为一群“无辜”的人们来演，都会惹起一些风波，我又怎肯多说些话再让这些可怜的演员们受些无妄之灾呢？

有一位好心的朋友责问我：“你写得这么啰嗦，日头究竟怎么出来，你并没有提。”我只好一副无赖的口吻告诉他：“你来，一个人到我家里来，我将告诉你在这本戏里太阳是怎么出来的。”他摇摇头，仿佛不信我的诚实，耸耸肩走了！那时我忘记提《日出》里这一点暗示，一丝的光明的希望能够保存下来，也还占了那有夜猫子——就是枭，瞥见它，人便主有灾难的恶鸟——眼睛的人的便宜，他们也许当时正在过《日出》里某一类人的生活，忘记了有一种用了钱必须在“鸡蛋里挑骨头”的工作，不然连这一点儿点儿的希望都不容许呈现到我们眼前的。可惜我没有通盘告诉他，至今我总觉得他以为我用遁辞来掩饰自己，暗地骂我有些油滑。

所以，如果读者能够体贴一本戏由写到演出所受的各种苦难，便可立刻明了在这个戏里，方达生不能代表《日出》中的理想人物，正如陈白露不是《日出》中健全的女性。这一男一女，一个傻气，一个聪明，都是所谓的“有心人”。他们痛心疾首地厌恶那腐恶的环境，都想有所反抗。然而白露气馁了，她一个久经风尘的女人，断然地跟着黑夜走了。方达生，那么一个永在“心里头”活的书呆子，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，整日地思索斟酌，长吁短叹，末尾听见大众严肃的工作的声音，忽然欢呼起来，空泛地嚷着要做些事情，以为自己得了救星，又是多么可笑又复可怜的举动！我记得他说过他要“感化”白露，白露笑了笑，没有理他。现在他的想象又燃烧起来，他要做点儿事业，要改造世界，独力把太阳唤出来，难道我们就轻易相信这个呆子么？倒是白露看得